

一九九〇年第二期
(总第十四期)

目 录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

为革命而高唱的雷州歌	阿 松 (1)
雷剧的昨天及其明天	宋 锐 (8)
雷州先民的变迁初探 ——兼论中原文化对雷州的影响	王增权 (20)
海康县水上居民定居前后	林宗彦 (25)
不为人知的柯保民	黎也松 (29)
风雨同舟 ——记吴林	郭庆时 (32)
围海造田说晋熙 ——邦塘村话	李保卫 (35)
海康书画人物纪要	邓 柏 (36)
猫砚琐谈	王增权 (42)
试谈雷州歌唱词的用字	蔡叶青 (44)
古汉语的活化石 ——雷州话寻源	宋 锐 (49)
海康县古民居	莫 濂 (57)
海康的建筑民俗	莫 濂 (61)
雷州的古节日风俗漫记	岑绵彭 (63)
元宵活动之话	刘 拔 (70)

封面设计并题字：符秉孟

照片——海康县水上居民定居前后 黄华养摄

照片——海康县古民居 符秉孟摄

为革命而高唱的雷州歌

阿 松

雷州歌从明初问世之后，不仅为雷州半岛的人民群众所喜闻，且为老幼男女所乐唱，耕者歌于田，而负者吟于道，闾閻之内、抗坠疾徐；行旅之外，抑扬顿挫；或诉其衷肠，或抒其胸臆。五百年来，谓为歌漫雷阳，声遏行云，并非过甚其词。

它植根于大众，传播之远，影响之大，古已然，而今尤烈。自大革命时期以来，领导雷州半岛的革命者大都十分重视它。旧形式而赋予新内容，常常运用它以宣传群众，教育群众以及发动群众。其目的就在于让更多而更广泛的群众了解革命，认识革命，参加到革命这边来，同仇敌忾，以打倒那反对革命的一切反动派。

从已经掌握的资料看来，最早使用雷州歌这一艺术形式为革命而引吭高歌的是大革命时期南路革命领导人黄学增同志。

黄学增，公元一九零零年生于遂溪县乐民区的敦文村。他是大革命时期与彭湃、阮啸仙、周其鉴等齐名的农民领袖，土地革命时期，广东西江暴动的组织者，海南岛工农红军的创始人之一。

1920年夏，黄学增同志在广州的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读书时，便参加了广东支部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来，由团转党，成为中共广东党组织的早期成员之一。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很快就成为广东青年学生运动的骨

干。

1923年，他在广州组织了“雷州留穗同学会”，团结雷州三县在广州读书的青年，学习革命理论，投身革命洪流。

1926年，广东省农民协会决定将全省划分为七个区域，设立六个办事处，以进一步加强对农民运动的领导，黄学增同志被委派为南路办事处主任。二月，他从广州回到南路从事农运工作。

为了宣传革命，发动群众，黄学增同志常常运用雷州歌这一大众所喜欢的艺术形式深入浅出地阐述革命真理，让广大人民群众更易理解，更易接受，《只因无权才为难》这一首雷州歌便是其中之一：

一日三餐都缺食， 有乜心情谈衣穿？
不想家穷和命苦， 只因无权才为难。

是的，日夜辛劳，手足胼胝，而家徒四壁，三餐缺食的，不是由于“命苦”，而是因为“无权”！话不过四句，字不过二十八，便把几千年来劳动人民所以穷和所以苦的主要根源揭示得明白透切，可谓要言不烦，抓住要害。遗憾的是，他写的雷州歌很不少，而流传下来的就只这么一首。惟其硕果仅存，弥足珍贵。

与黄学增同志一同进行农民活动的是黄杰同志，他也经常以雷州歌宣传革命真理，发动人民群众。

黄杰，又名黄子全，1884年（清光

绪十年)生于海康东洋乡的北营村。1924年8月参加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习,是该所的第二期学员。就在这一年里,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十一月,被派回遂溪、海康,秘密进行革命。

1925年12月末,他着手筹备县农会。到了1926年初,各区乡农会陆续成立。4月17日,海康县农民协会正式成立。这一年,他任南路办事处特派员,积极发动农民组织农会和自卫军,打击为富不仁者,使海康成为当时南路农民运动的先进县份之一。

大革命失败后,他到北和一带活动,不幸为反动派逮捕。后在西湖苏公亭西的慈荫亭侧壮烈牺牲。

黄杰同志为革命而写的雷州歌保存下来的有《雷州各界庆祝琼崖收复、广东统一大会敬告全体工农歌》。

1925年10月,国民革命军为了驱逐盘踞南路作威作福的军阀邓本殷,由李济深任三军总指挥,挥师南下。第二军(桂军俞作柏部)从广西攻钦廉;第三军(湘军朱培德部)溯西江入罗定,攻信宜、茂名;而作为全军主力的第一军,则总指挥李济深亲自率领,从江门趋高、雷,直指邓本殷巢穴。

十月二十六日,战事从江门开始。十一月七日攻克阳江,二十日攻克高州、梅菉;三十日下廉州;十二月二十五日攻克雷州。第二年(1926年)春初,渡海而南,攻克琼崖,全省统一,南征之役就宣告结束了。

1926年元旦,海康县各界隆重集会于当年海康县党部(府圣宫的文昌楼)对面的露天广场庆祝胜利。身为农民部南路特派员的黄杰同志,在这一盛会上引吭高歌的就是这篇名为《雷州各界庆祝琼崖收复、广东统一大会敬告全体工农歌》。这首歌的全文是这样:

雷州各界庆祝琼崖光复、广东统一大会

敬告全体工农歌

敬告雷州各民众, 一切兵农商学工,
革命军共民合作, 也事无由不通融。
他为救民偕奋勇, 肃清土匪征西东。
土豪劣绅概打倒, 军阀横行更不容!
帝国主义思蠢动, 走狗时常暗勾通,
看邓本殷这首恶, 霸占八属入牢笼,
革命军, 誓不与他天同共,

救出雷民水火中,

他窜琼州图占据, 现将收复闻声哄。
偕休广东归一统, 北伐旗扬更威风,

凡有民族受压迫,

总联起, 世界定然见大同!

人人合力就有用, 最占多成是农工。

由此去, 各县区乡设农会,

无论已田、租田、雇工都同类,

大家联络共设农团队,

总要村村能自卫;

又互相救莫推诿, 万众一心结成堆,

无给富主勒租贵!

更邀手艺打工夥计同心水,

设会相帮志莫退!

蜈蚣脚多都可畏,

以后有谁勒索欺负咱人,

就将条命共他配!

认真实行民族、民权、民生三件主义莫违背!

革命军, 中华国, 雷州人, 农工界,

三呼万岁万万岁, 啊, 永享升平大光荣!

这首用雷州方言写的雷州歌, 旗帜鲜明, 催人奋发, 与会者听了固然壮怀激烈, 斗志昂扬, 就是会后传播, 人们还会受到深刻的教育与殷切的鼓舞。

跟这首歌体裁相似, 而也是这时流传远近的是《灾妇织蒲包叹歌》。

蒲包, 是用蒲草编织而成的蒲织品之一。它与蒲草席、蒲草袋、

蒲草包、蒲草帽、扇等等都是蒲草的产品。按照当年情况，蒲草为海康经济作物之一，获利之优之多，为海康众多经济作物之冠。杨家、客路、沈塘以及城区各地之以此为生的甚众甚众。

1926年十一月，黄杰从广州返回雷州从事农民运动，为军阀邓本殷所阻，乃借雷州改良蒲包会演说员之名，深入各乡村市镇进行农运的宣传活动。

这首《灾妇织蒲包叹歌》也以顶真格式，掐头把尾，其目的也在使人易于记忆，而体裁则与上述“敬告全体工农歌”相似。黄杰同志这时的公开身份是雷州改良蒲包会的演说员，极可能这歌也是他的手笔。可惜1954年记录此歌时，由于艺人记忆不全，以致歌的最后一首有所脱漏。数十年来，多方访寻，仍无法补足。想要观其全貌，只能期诸来日了。

抗日战争时期，在雷州半岛领导革命斗争的同志，利用雷州歌这一艺术形式以宣传革命，鼓动群众的更多也更为广泛。

1959年四月，在雷州青年运河南段指挥部工作时，一姓黄同志告诉我，1945至1946年间，在游击队中曾流传过一本歌册，只因时移岁易，大多忘记，但开头二三首还能够口述出来：

讴吟转作一张信， 送去慰劳共产军。
铲除贪官打日本， 为国出力也为民。
民主传扬政治好， 世界大同人一样。
这下不分富与贫， 这下不忧子无铺。
铺是家人安顿， 讲给穷人不使闷，
大家同心做共产， 同心协力咱这群。

1940年冬末，王文劭和曾锡驹同志在海康县的草白村创办“模范小学”以进行革命活动时，曾运用雷州歌来揭露地主的残酷剥削的罪行，以启发农民的思想觉悟。

下面这首歌就是其中之一：

前世没有撩你姑， 一斗仔田借多租！
年尾田租交不足， 牵我女儿做你奴！

有一首《斥汉奸袁珊洲歌》，流传至今则是全靠人们的记忆：

珊洲老爹讨官做， 日寇面前跪烧香。
谁说雷州城墙厚？ 老爹面皮赛城墙！

袁珊洲，又名袁洵瀛，乃海康县的西山村人。清朝末年，以钱捐“功名”，故有“老爹”之称。1943年，日寇侵占雷州城之初。他奴颜婢膝，为虎作伥，充当日伪“维持会长”。后纠集一批丧心病狂的喽罗，当起国人皆曰可杀的伪县长，摇旗呐喊，为日寇卖命。

在日寇侵占雷州前，袁珊洲仗着手上几钱，已经为非作歹，不齿于人；当了汉奸之后，更变本加厉，跟日寇狼狈为奸，鱼肉人民群众。老百姓以雷州歌这老姬皆晓的艺术形式，詈骂这些汉奸，这只不过口诛笔伐的歌中的一首而已。

至于解放战争时期，革命的烈火烧遍雷州半岛，参加到革命队伍的不少人还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学生。他们在校之时已经敌忾同仇，常常运用雷州歌这一形式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了，投身革命激流后，为革命而高歌就更为强烈，更为广泛。

1958年，陈才经同志口述了两首：
姓蒋介石最反共， 抢夺民权他手中，
争国独裁打内战， 不疼国亡并民穷。
抽丁抽税最严重， 他拿人民吊半空，
败钱败命活惨切， 条命不如一条虫！

这些歌尽管残缺不全，还是有他的历史意义。保存得较为完整的有两篇：一是1949年初中共海康县委书记欧汝颖同志写作的《要武装夺取政权歌》，另一则疑是纪继尧同志编撰的《宣传歌》。

《宣传歌》的歌题虽然残缺不清，而歌词则较为完整，传播年代可能为解放战争初

期。全篇六十四首，押的是“老皋陶”韵。
誊抄之如下：

老蒋都算面板厚，不知给人宰死鳖。
不讲“速战”与“速决”，只败这回总垮头。
“速战”不能思“最后”，也似赌钱快赴梢，
他要内战打下去，就将中华来覆巢。
现他向美更讨好，妄想美援多枪刀，
与美订立新商约，地割给人作港头。
海空关矿并铁道，财政军权交美操，
老蒋丧权并辱国，念也中华“四强”头！
老蒋不知国人恼，雷打都拈他荷包，
死执独裁与专政，祸国殃民这光头！
人民抗战气未喘，无衫遮寒无米煲，
又为内战征兵谷，要拿人民啃骨头。
他要杀死百姓佬，一份无钱去吊胆，
日降还遭这浩劫，想起谁人泪不流？
全国通令出布告，征兵征粮一齐操，
限定时间急似火，谁一抗衡拿杀头。
各县奉令作走狗，乘机抢钱落荷包，
追送征兵讨不净，谁送无钱打回头。
田亩征实也想捞，他还拿来倍双阄，
征收贪污又舞弊，收谷讨人戴斗头。
官妃也贪兵也捞，谁都捞钱入荷包，
百姓抵寒与抵饥，官妃茶楼又酒楼。
蒋蒋征兵征粮草，内战继续打正阄，
下令各县反动派，反共时常出围剿。
助纣为虐众猪狗，老蒋也无赏封包，
是本地人打本地，马而生毛并牛头。
雷州铁胆最凶暴，邓勇陈桐罪滔滔，
姓何麟书谢龙雨，反共这群最利头！
统率兽兵担枪炮，任意杀人下村候，
抢掠奸淫并烧宅，无恶不行出围剿。
人民遭害四处走，逃避成群出人家，
多少村庄滚到散，鸡犬都无半只留！
遂溪滚伤是界炮，水粉甘林祸大遭，
老马山家也最惨，南区平衡与卜巢。
海康扶桥宅烧透，人遭酷钱与过刀，

二年剿劫五六次，凳仔无个并衰头。
王排伤到多人哭，还松柏洋各人家，
三岁依仔拿掷死，物劫到完又拆楼。
徐闻地塘村最好，无谁做贼古今候，
陈桐讲他做共产，焚掠奸淫去围剿。
雷州各村点不透，敌劫兵剿少落漏，
十有五分村受祸，含冤现无有处祷。
哪人便哪哭人哭，冷处无人闹处闹，
惨伤村庄谁去见，眼泪当时定梗喉，
老蒋偌做实残暴，天理何存黑暗候！
国家只是他己业，日占为何放船流？
敌降就讲他福厚，国是他个权他操，
人民抗战被他杀，有功作成无功劳！
灶无怪猫猫怪灶，抗战家属拿过刀，
复员官兵解放队，有乜罪尤拿杀头？
这是老蒋行霸道，火炭焉能拿纸包？
卖国独裁打内战，谁都识明这光头。
算他美助好枪炮，山高不如水更高，
今蒋管区十个省，民变起个大波涛。
百姓暴动势力厚，举起义旗与他操，
反对抽丁反抽税，声势澎澎象狂涛。
各处告急无兵到，交给人民宰他鳖，
战线延长兵力薄，顾尾不能顾得头。
兵无斗志缺粮草，兼之人民反对闹，
一份反战份罢战，将官个个多逃跑，
蒋军恰似丧家狗，谁见都来担棒毆，
马血难医蒋该死，气仔咩咩活久嚟？
他跌到地不知哭，都欠刀来宰他鳖，
还敢调兵打陕北，登报造谣学狗嚎。
他攻延安人识透，孤注一场尽手梢，
镇定人心提威信，竟想个钱起高楼！
共退延安张家口，都是相同诱下阱，
共以山东为重点，延安也无是咽喉。
蒋得延安看以后，孤军深入拾死阄，
老蒋兵力愈分散，容易开天给朱毛。
亏了那帮傻走狗，反动都无知落阱，
也似老鼠入牛角，估是吼窿在角头。

傻个反共精个走， 谁是傻个谁食包。
老蒋是差他去死， 到了阴边难回头。
现闻地方人啼啼， 战士去年至今候，
歼灭蒋军七几旅， 实可惊入共营头！
各省民变响枪炮， 看见人雄咱也操，
现咱南路总起义， 那帮贼仇无路跑。
化县缴他多枪炮， 兵马如蜂声势高，
粤桂边区建立起， 指挥咱人作根头。
各县现今出布告， 竖起政权与他操，
到此蒲是排打倒， 无谁敢逆这潮流。
起义争先莫落后！ 快拿起来枪与刀，
咱人本是求解放， 打开锁枷讨出头。
农为抗丁抗粮草， 免给蒋贼他来搞，
养猪养牛收一脯， 只去担鱼收一头。
工商抗丁听领导， 快快出来趁早候，
反对他收营业税， 打倒这贼蒋光头！
学生反蒋心浓厚， 大义能鸣学问高！
免致给他逼入党， 谁愿为匪死路跑，
士兵执着枪与炮， 不愿战场系同胞，
还也替他去抵死， 枪尖掉来对光头。
各党各派听劝告， 争取人人有权操，
为求合法与存在， 倒蒋要捋紧拳头。
社会贤达与人老， 起义人民闹闹，
快出参加这战线， 民主实行有奔头。
各村有钱财主佬， 慷慨从容解荷包，
大家献金助军费， 成功后来报功劳。
不论男女幼与老， 所愿三雷各同胞，
各人参加条战线， 看他敌人向哪跑！
上边咧咧捉曹操， 咱起配合下面兜，
老蒋战输无路去， 割须必然与刺袍。
全国反攻响枪炮， 人打那时咱也操，
打通南路入赤坎， 为咱人民立功劳。
各处人民作向导， 探报敌情去包抄，
我军底处有战事， 送精送饭到路头。
英可惊疑细啼啼， 镇定各人莫吵闹，
若有造谣与毁谤， 拿着不容定杀头。
各人都要从正道， 走在人民大胆操，

死重泰山做共产， 反抗命亡轻鸿毛。
时势本是英雄造， 共产志立同天高，
奋斗和平与民主， 不怕汗流与血流！
我军奉上令一道， 领导人民动枪刀，
打倒独裁与专制， 促进和平重贤豪。

蒋该死 罪获于天无所祷，

批他这回网恶漏，

贪官污吏都打倒， 劣绅土豪都不留。
凡是军阀都可恼， 祸国殃民罪滔滔，
共产与他天难共， 军阀一个都不留！
各反动派死头脑， 青面獠牙把刀操，
积极反共杀百姓， 拿着不容这铲头！
土匪贼仔拿打炮， 毫不宽容众狗偷，
所属民间障碍物， 一概铲除不再留！
蒋军赶快缴枪炮， 准许投诚放屠刀，
保证生命与财产， 出入自由去或留。

这首歌的篇幅很长，从很多角度去揭露蒋介石在美帝的枪炮援助下打内战的滔天罪行，既号召广大人民群众团结起来反对蒋介石，又劝告蒋军兵官投诚、起义。歌词通俗易懂，易于激发人民对美蒋的仇恨，对革命的同情与支持。

有人说，这首歌是海康县扶桥村纪继尧同志写的，虽然还没有加以证实，但从此歌所写海康群众遭受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围剿情况看，很有可能。歌词中虽也写了遂溪不少村庄被害情景，而海康扶桥、王排等毕竟写得较多，非熟知那边情况的人是不会写得那么逼真的，且歌的写作风格与词藻大类纪继尧同志的手笔，这个说法也许不会说错。

纪继尧同志是海康县扶桥村人，大革命时期即已参加农会，为革命出力。后来，革命的烈火再次在雷州半岛燃烧时，纪同志便再次参加革命，担当要职，他擅长编写雷州歌，口头歌、歌剧本，都有一定水平。

另一篇宣传革命的雷州歌乃是1946年初中共海康县委书记歌汝颖同志为县游击区

撰写的《要武装夺取政权歌》。这歌全篇十二首也是用“顶真”格写成。今抄录如下：

住在中国偌年载，受不得完祸与灾，
日灾恰恰勾消了，蒋灾及时跟后来。
来祸咋候无谁知，放炮欢迎会大开，
都讲中央收复回，从此山河是咱个。
个个都遭他欺骗，百句讲来无句真，
私私又卖给美国，做双重奴更可怜！
可怜灾祸无停过，清乡剿匪百姓衰，
猪牛鸡狗都受罪，免丁免粮讲生横。
横横祸灾四面起，特务暗查满天飞，
苛捐杂税件件有，路路条条都要钱。
钱给未了又讨米，米缴未完又一期，
抽签壮丁命令下，强迫入营妻子离。
离别家乡真可哭，逼上战场杀同胞，
老蒋龟公做这事，思思起来活铲头！
头颅光光不知死，估是人民咋可欺，
总将国家权卖净，只是保留官与钱。
钱粮收去做军响，同胞饥寒哭相撞，
同吓胞 咱人那不团结起，
目看中华地定沉！

沉浮随在咱选择，少嘱各人要多知，
单是武装起自卫，翻身日期乃会来。
来学四川好榜样，兄弟联防打江山。
土霸贪官清到净，民主政权旗竖红。
红旗飘飘一竖起，民富国强谁敢欺？
天下为公灾祸灭，世界大同万万年！

欧汝颖，海康县的土角村人。1935年考上省立第十中学（后改名“雷州师范”）的初中第十七班。在进步同志的影响下，追求进步。1943年，经翁泽民同志介绍，加入了党的组织。

1947年冬，海康县工委会成立，欧汝颖同志任工委委员，不久，正式成立县委，他任书记，同时分管中区工作，1948年七月十二日他在中区的岭高村开完会议的深夜，敌人对岭高村进行包围，准备突围

时壮烈牺牲，时年二十七岁。

他为革命写了很多雷州歌，《要武装夺取政权歌》乃其中的一篇。士兵们最喜唱的是这么一首：

岭又过岭村过村，受尽风寒暗与光。
不是为着咱这事，轿扛都无肯出门。

比欧汝颖同志年纪稍大而善以雷州歌为革命而唱的是曾锡驹同志。

曾锡驹同志，字冠恒，别号路伯，海康县沈塘镇的茂莲村人，1933年夏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省立第十中学的初中班。他常常撰写诗歌、小说在叶圣陶等主编的《中学生》及《雷州民国日报》上发表。后来，又与王文劭、陈其辉等进步同学组织读书会，研读社会科学理论以及国内外革命文学作品，促使广大同学关心国家大事，认清形势。

1937年，离开雷师，参加抗战救亡后加入遂溪“青抗会”，决心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献身。1939年六月，参加党组织，并于1940年夏接受中共遂溪县委的派遣，与王文劭同志到沈塘区建立南区党支部，任支部书记。

这以后，为革命而奔波四方，做了不少贡献。还写了不少新旧体诗，以及雷州之歌。这里所举的《贫农恨》便是他雷州歌作品之一。

贫 农 恨

思起前情眼泪累，血海深仇口难开。
翻身全凭共产党，土改当时诉苦全。
全年抵饿不用讲，四亲六戚没好望，
有钱人家不相信，穷家信啦借又无！
无食自己愿饿死，怎愿满门都归天！
个个嘴尖眼变凹，子妃细个母年老。
年长月久苦难挨，势逼向人讲不该，
咬指签字拿屋押，眼汁淌钱袋回来。
来路塞咕钱吃了，十分利钱也开交？
一年无利利回本，屋搬给人作猪寮。

寮仔搭座作住宅，
天寒全家曲倒睡，
浮头不得日夜苦，
肠破肚烂不识想，
土地操在地主手，
石谷要交租八斗，
求情乞理次到次，
打租给他是大斗，
个个地主欺架利，
三八四月求生借，
夜夜日日想诡计，
年成失收无租缴，
子儿出卖写断契，
含着眼汁带钱回，
齐齐交租还不够，
人生来贱谷价贵，
头带枷锁三古月，
妻去流浪母饥死，
横来是非还讲也？
到母墓前哭餐饱，
墓边哭饱苦苦想，
一身破烂肚困饥，
粮断长日肚饿混，
苦闷咕塞喉咙鬼，
晕醒睁开双目看，
卖给富家当猪狗，
肠肚相割痛不了，
伸手掀开子衫见，
条条我肠当父讲，
日夜做工不得睡，
无人受得这种气，
臭声昏昏受不倒，
黄肿白痢眼花花，
藤棍到身压你跪，
皮都打飞棍打短，
恨恨去担条火炭，
炙下当时皮总破，
出便象人入象猪，
雨落罐婆水面浮！
想咱都无个生路，
乃致批人二锄土，
穷子无条草作巢，
无食回头向他求，
石谷半年七分利，
他生给人是小小，
租谷入门风几次，
他又冲入谷糠芒，
讨路讨门拿人欺，
逼你当场卖子儿，
送去给人头低低，
交租给人数齐齐，
求乞无灵那时候，
屁股坐牢枷带头，
出监回来百机衰，
猪戴屋寮倒横横，
也似黑云蔽青天，
破席还掷在墓边，
借把斧头上山上，
砍树卖柴应口粮，
眼汁累淋向肚吞，
吞不下肠卧倒晕，
见子拾柴那边坡，
退影落形好断肠！
心似刀刺恨难消，
通身棍痕千万条！
睡是廊边吃猪糠，
做不中人命都无！
势逼给人舐屁股，
呕吐出来水黄黄，
做工无力脚飞飞，
地上铺块菠萝皮，
吓杀吓宰面青青，
吹得红红向脚炙，
半古月来肉总烂，

行路跌崩坐不下，
寒暑回春苦恨透，
伸手去拔手又软，
流水难洗心头恨，
父子上山对叹苦，
传报这事给地主，
回去子又遭毒打，
提起当时心就颤，
要还他利与他本，
轮到日头西天上，
伸脚都无处好放，
商量路是跋竖岭，
老婆牵着女送去，
人情刻薄无语讲，
老婆给他吊起打，
阎罗威风他要尽，
随便杀人倚钱势，
抛去尸骸寻不倒，
官府与他做一边，
老婆条命无当蚊，
肉在人砧任人割，
痕痕攒下油缸罅，
哼哼几声就无气，
桁因生直着斧嘴，
黑土暗地也好讲，
门路走塞真难想，
愈叫得多人愈吓，
长日通宵山里坐，
日落西山月又出，
夜瞭腊鸭齿打鼓，
满头雾露变厚雪，
黄土苍天准祷告，
肉颤心跳总毛寒，
恨激心头苦命遭，
缩手回来眼汁流，
旧恨未完又添新，
地主知情狗腿传，
祸从天来起是非，
押送回来哭啼啼，
想要拿来囹圄吞，
逼卖女儿第二轮，
世界离奇到俗样，
觅回老婆好商量，
愈跋愈高心愈惧，
向他磕头讲人情，
晴天响雷起风波，
青青湿湿见阎罗，
狼虎心肠恶鬼面，
还扛尸骸去海抛，
恨火难熄去告状，
讲你原来无老婆，
谁安女儿又送命，
叫天无门打到痕！
大大树头春几次，
还骂花娘气长桁，
咱因困穷受刑威，
道理从无进穷门，
也似雨淋似乌鸦，
哪得树林合你躲？
去哪路头都生生，
日落山头又是夜，
日撞粉肠肚叫路，
通面白痢变黄土，
旧恨新愁怒火烧，

前时候 母亲老婆是婢女，
至今日 卖女作奴命又无！
无日无天那世界， 代代作奴变成例，
作奴竟都无资格， 命不抵人一只鞋！
鞋底踏在壳贞尾， （下转第19页）

雷剧的昨天及其明天

宋锐

雷剧，最早的名字叫“班本歌”。班本者雷州歌班演出之本也。歌班之有本说明作为戏曲形式出现的班本歌已经有了演出之本可循，已不似姑娘歌的劝世歌文无本可依，全凭口头即兴，以博观众青睐。

班本歌流行了若干年，在群众中活跃于下四府的粤剧为大班戏后，就相应地称它为“大班歌”了。大班歌，由于它是以雷州歌为“唱”，而以雷州话为“白”的戏曲活动，本地的文人墨客谓为“土歌”，而外来人则大多名之为“黎歌”。

黎歌，是黎族之歌么？不，不是。这与某些人称雷州话为“黎话”，称雷州人为“黎佬”同样出于“误会”。其实，雷州人的祖先，绝大多数是唐、宋、元、明那些年代来自闽南，是汉族，而不是黎族。《资治通鉴》固有“徙闽南民于合州”的记载，北宋苏辙贬居雷州时写的《和子瞻次韵陶渊明〈劝农诗〉》小引也有“予居海康，其耕者多闽人也”之说。这些记载可作雷州人不是“黎佬”的证明。至于某些人称大班歌为“啊贺难”的，那就不仅仅是出于“误会”了，也许这话里言间有偏见，而心存鄙薄，因而撇其唱调尾腔，信口揶揄。

不过，“误会”也好，鄙薄也好，两百多年来，霜风雪雨都过去了，班本歌还是逆风千里，一往直前，茁壮成长于天南，争奇竞秀于艺苑。要是认真追溯其过去，看看其今天，那么，雷剧的明天，还是值得另眼探讨的。

一、雷剧的昨天

雷剧的前身为雷州歌剧，为大班歌，为班本歌。

班本歌诞生于姑娘歌的劝世歌文，而劝世歌文则是在雷州谣谚的基础上一步步地发展起来的。

（一）雷州谣谚是雷州歌的温床

雷州人说话三句不离雷州谣谚，而雷州人自小便喜爱雷州歌谣。比如外地人说“纸包不了火”，而雷州人则说“鸡蛋再密也孵出鸡仔来”；外地人说“只此一家”，而雷州人则说“独市卖牛笼”。在日常生活中，往往在要说的话之前，先来一句提纲挈领式的雷州谣谚，这就恰似封建时代的文人写文章，必也引经据典，“子曰”“诗云”。

雷州谣谚一般平白如话，不一定押韵。例如“穷人说话，有钱人不信”，“咬狗不吠，吠狗不咬”，可是，有的谣谚则句子整齐，上下押韵。例如：“三月鱼，四月蒔”，“人到册二，眼镜上鼻”，这“鱼”与“蒔”，“二”与“鼻”都是“韵”。当然，这“韵”不是

放之全国而皆通的“诗韵”，而是地地道道的雷州方言韵。雷州人听起来亲切，外地人念起来，也许诸屈誓牙，张口结舌。

雷州歌谣就是运用谚语的各种句式编撰出来的。当然，也不排除有的是从福建老家那边“搬”了过来。不管怎样，老祖母爱念，母亲爱唱，而小孩，天真无邪的小孩就是爱听。有时听呀听呀，合上眼睛就睡着了；有时，听呀听的，津津有味，琅琅上口，就迷上了它，就终生不忘。

这样，雷州歌谣可以是老祖母、母亲哄小孩睡觉的催眠曲，也可以是老一辈人给孩子们传授生活经验，或者扩大知识面的《千字文》。比如“鸡角仔，尾拖丝，拖去东排三娘伺。嘱给三娘莫要杀，留给五郎听鸡啼！”教给小孩的是公鸡能啼，能给人报时。在还没有发明钟表，在还没有铜壶滴漏的夜里，就全靠公鸡殷勤报时，不然睡到日上三竿就万事无成了。

又如“妃三呀妃三，百钱买百柑。百钱雇人摘，百钱雇人担；担到半路扁担断，还欠百钱买节木！”说明懒人做生意，自己懒得动手，什么都花钱雇人帮忙，生意是没办法搞好的。

有时，为了引导小孩思考，启发他们的智慧，以便更好地成长，老一辈人还就生活所见编些谜语式的歌谣来教唱。例如：《星谣》：“金戒指，银戒指，落下地，寻到死！”《石榴谣》：“千姐妹，万姐妹，同床睡，人盖人棉被。”《摇篮曲》：“天上一条痕，地下一只船。小字坐船，大字摇船”这些谜语式歌谣，既可当催眠曲，又可以启迪小孩的思维。在民间很流行。

歌谣，可长可短，句式三字五字，可念可诵，六字七字的，不仅可诵，有的还可以唱。可诵可唱的歌谣多种多样，有的越来越接近古体雷州歌，甚至今体雷州歌，特别是雷州歌藤这种形式更为接近。有的简直已孕育了古体雷州歌或今体雷州歌的格式了。例如《姐呀莫要哭》：“姐呀姐呀莫要哭，轿妃未来马未到。赤赤米糲未煮煨，咸咸鱼仔未买到；柴妃在山菜在市，水在溪河未流来。”

《月光光呀月黄黄》一歌也是这样：“月光光呀月黄黄，跟姐去园摘黄酸。黄酸好吃姐好嫁，没甚送路送番帕；送把剪刀姐剪葵，送双花鞋姐站庭。”

这两首歌虽然还未一韵到底，而前两句和后两句已相当于古体雷州歌或今体雷州歌的前两句和后两句。再看后面所举两首歌藤，不但韵脚统一了，古体或今体雷州歌简直呼之欲出了！

例一《回娘家》：“娵嫁三日回头回，姐妹一群走来问。大个讲：‘那妹呀，新官头夜近不近？’小个说：‘那姐呀，你嫁那哥妍不妍？’总放鼻弹不嚟应。那妈听闻这声信，估是那官还未识老练，假托句话问方便：‘依大娵，你回偌晏真正为底件？’那时候，低头牵衫口嚟嚟，悄悄讲：‘我那妈呀，因伊耽缠难出门！’”

又如《货郎客》：“狗仔吼吼在外巷，娵走出来睇与望。出到门外蹊几蹊，病路巷呀死路巷！抬头望见货郎客，‘客呀，请你担入放放这，置放那，哎哎哟，哎哎哟，有偌裤头或是无？’”

这两首歌藤如果去掉“枝叶”，出现在我们眼前的便是两首今体雷州歌了。

例一：狗仔吼吼在外巷，娵走出来睇与望。抬头望见货郎客，客呀，有偌裤头或是无？”

例二：“娵嫁三日回头回，姐妹一群走来问。‘你回偌晏因底件？’‘因伊耽缠难出

从歌谣到歌藤，雷州歌的格律逐步形成，歌藤流行到一定时间，体制就进一步成熟，这歌藤犹如母体，孕育的是一对孪生姐弟：古体雷州歌与今体雷州歌。

例一《月光光，月圆圆》：

月光光，月圆圆，娘子织布在庭边。脚踩弦机响轧轧，手合槟榔认同年。

例二《月光光，月微微》：

月光光，月微微，老弟着代过头前。去请那兄来喝酒，兄讲无婆不敢来！

例一的“圆”与例二的“微”都是阳平声，可念，也可诵，想要放声高歌那就歌不起来了。即使勉强地唱，也不动听。为什么？因为起句押的是阳平声的韵，发声受了限制。如果起句的韵字押仄声，那就不但可以唱，还唱得悦耳动人。例如《犁谣》：

犁头生来泥里钻，犁尾生来掀泥开，犁蔗生来泥里企，犁架生来泥里蹲。

又如《北风无翼》

北风无翼飞过篱，洪水无头拱崩堤；烈火无脚跳过宅，霜雪无牙咬人寒。

这两首歌起句的“钻”和“篱”都是仄声，这就能放开喉咙，高声歌唱，就没有阳平声为韵的束缚了。这个创造很了不起，使古体雷州歌向今体雷州歌蜕化，如果说古体雷州歌是今体雷州歌的“温床”，那么，仄声定韵就是这个蜕化的“催生剂”了。

今体雷州歌之形成，的确是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来，它经历了长达千百年的历史长河，自明初至今，在雷州半岛等地又流行五六百年了。雷州人民爱之深，喜之甚，家喻户晓。歌册，清代传抄，辛亥革命后，雷城有了道南印务局，歌册到处，歌声洋溢，雷州之歌就更成为雷州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中所不可或缺的一个内容了。

（二）雷州歌向戏曲迈歩的历程

雷州歌的格律定型之后，生活在雷州半岛的人民群众喜爱它。田间道上，闺阁广场，自唱自乐，抒发胸臆；彼此唱和，互诉衷肠。前者称“口头”，而后者叫“对歌”。

歌丐以歌颂人，投其所好，所获较多；于是艺人以歌颂神，酬报更优，而歌姑娘以欢迎人，这就更易得到人们的赏识，姑娘歌所以盛行于雷州半岛，歌丐开其先河，艺人专业就终于站稳脚跟，为人们的生活新其耳目而增其新的兴趣了。

姑娘歌，以歌姑娘为主，而以歌童为辅。歌童旧称“相角”。“相”者，辅也。用今天的话，歌姑娘为主角，歌童乃歌姑娘的“配角”，为歌姑娘配唱。牡丹花好，也要绿叶扶持嘛。

姑娘歌的表现手段有三：一为“对唱”，二为“颂神”，三曰“劝世”。对唱歌渊源于民间对歌，颂神歌渊源于歌丐之颂人，而劝世歌则初以劝诫世情为要务，后则由规世诫俗的说唱而一步步地走向戏曲。说唱的内容有故事有人物，三五艺人分担角色，甚至还以扇巾为道具，以烟筒为枪刀。他如织布、推磨之类的表演，与戏曲并无二致，可以说这时候的劝世歌实已具备戏曲的雏型了。后来崛起的班本歌就是在广东以及福建老家的先进戏曲活动的直接与间接的影响下而在这一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回过头来看，从雷州谣谚到雷州歌，从雷州歌到姑娘歌，再从姑娘歌的劝世歌文到班本歌，这既是雷州之歌从自我歌唱、自我娱乐发展到为人歌唱，为人娱乐的历程，也是雷州之

歌从一般民歌发展为地方戏曲的全过程。

（三）从歌谣到戏曲的年代

雷州人虽然大多来自闽南，而雷州之歌已经是以雷州话为“白”，而以雷州歌为“唱”的地方戏曲了。如果说谚语最早，甚至有的还是闽南那边带过来的，那么，雷州歌谣的年代当为赵宋之时。从宋开禧元年（1205年）进士李仲光所留下的《重建御书楼上梁文》的“听取欢谣，敢陈善颂”二语看，明代的府志已可找到某些谚语的记载，而古体雷州歌则明以前的南宋年间或已面世。

1、雷州歌问世的年代

有一首流行很广的雷州歌是这么唱的：

辞官不做回家乡，与孙踉跄巷过巷。书债未完丢给子，酒不满瓶问老婆。

据说这是清初遂溪县进士洪泮洙从休宁县令任上回到家乡来时唱的。后来洪泮洙的晚年还写了一首哀婉动人的《哭妻歌》：

公婆双寿九十四，婆死过前公第二。腰痛不能奠得酒，只在灵前烧封钱。

这两首歌说明今体雷州歌在清朝初年已经大为流行。查洪泮洙幼年读书马虎，与人一起赴科，人家考了副榜，而他却名落孙山，空手而回。他的母亲为此而特地唱了这么一首歌：

一枳荔枝花齐生，东边果红两边青。同是风吹与日炙，为乜青红偕不齐。

洪泮洙知书识字，听了很不是味，于是折节读书，心不外骛。到了崇禎十五年（1642年），终于秋闱得意，高中“举人”，清顺治年间就又名登“进士”，而当起休宁县令来了。

洪泮洙既是明末清初人，他的母亲起码也是万历年间的人了。可以想见今体雷州歌不仅已经问世，且为人们所乐唱。洪泮洙是文人，为了表示对妻子的哀悼，他不写《悼亡诗》之类的诗词，而写《哭妻》之歌，不说标新立异，哗众取宠，简直爱歌胜于爱诗，正是由于雷州歌在明万历年间已经极其盛行，所以洪家母子也以歌写意，以歌抒情。

比洪泮洙母子的歌还早二三百年的雷州歌是《牧童与老翁》的田间对歌。据故老传说，有一个过路的老翁看见在牛背上看书的牧童气宇轩昂，与众不同，便以歌相试：

依你饲牛在膝上，角与牛耳都一样。耳生在前妃偈短，角生后来又吡长？

牧童，初生之犊不畏虎，老翁的歌声还没有收煞，牧童便针锋相对地还以颜色：

公你行路在膝上，须与眼眉都一样。眉生在前妃吡短，须生后来又偈长？

老翁唱不过牧童，翘起大拇指比划了一下，甘拜下风地走了。

这歌在雷州半岛流传很广，但人们只说是老翁与牧童的田间对歌，几时的对歌固无从知晓，唱者是谁就更茫无所知了。一九八四年的文昌县文化馆编印的第二期《文昌文艺》以及一九八五年文昌县政协编印的第二期《文昌文史》，分别介绍过类似这两首雷州歌的文昌民歌。

据《文昌文艺》介绍，邢宥自幼好学，天资聪颖，常与同伴山上放牛。一日私塾先生路过养牛坡，见他在牛背上看书，问知其名，又了解他的家庭情况，便以歌试他：

牛娃骑在牛背上，牛角牛蹄都一样。蹄生在先蹄却短，角出在后角还长。

邢宥听了，也即景对道：

阿公站在山坡上，公须公眉都一样。眉生在先眉却短，须出在后须还长。

后来，“塾师就极赞其妙，收他为徒”，还“免费进学”，着意栽培。

《文昌文史》题为《民间传说，邢宥免费入学》，也作了大同小异的介绍。

到底这首歌是海南邢宥与塾师的对唱，还是海北的牧童与老翁对歌呢？且不详稽细考，至少可从邢宥的年代推算它的较为接近的年代。

查邢宥生于明永乐十四年（1416年），而中试进士于正统十三年（1448年），这就是说明邢宥与塾师对唱的“幼年”当为永乐二十年左右。尽管海南有些民歌是从海北流传过去的，我们且不这么说，而把这歌看作是从海南流到海北来，那么，它的年代也大概是永东二十年至正统这三十多年，那么，这两首雷州歌的问世年代当在明之永东、正统之间。

明万历年欧阳保编的《雷州府志·名宦》云：“陈义，叙州人，举人。正统十四（1449年）知遂溪县事，律已廉洁，宽以柔民，五年超擢广西太平知府。厥后，马良继任，极其贪残，邑民歌曰：‘陈义再生天有眼，马良不死地无皮。’”这一对偶句，可作对联读，也可作雷州歌唱，作雷州歌唱时，就相当于第三第四句，那么，这两句歌就可作今体雷州歌问世之年在明之初年的佐证。

二十年代还流传的一本四字句通俗《杂字》，便有“雷州歌谣，五百年号”之说，所以，今体雷州歌的问世年代谓为明之初年，而古体雷州歌比今体雷州歌为早，也许在南宋之时，已颇为盛行了。

2、姑娘歌问世的年代

姑娘歌问世的年代，雷州府县之志仍无记载，但从麻扶歌坛的创设时间推算，明末清初是可以肯定下来的了。

麻扶歌坛创设于清之雍正十三年（1735年）。

这以前的每年五月初一的端阳节日，南渡河中游两岸的群众节日活动便是龙舟竞渡。但由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在棠园湾那地方发生了一龙舟沉没的意外事故，清政府就明令禁止，麻扶村群众就于翌年改请讴歌艺人——姑娘歌班前来演唱了事，这以后就约定俗成，一年一度摆设歌坛大赛雷州之歌来了。一九五四年春，驻湛江的零九六五部队文工团李浩普同志为了摸索雷州歌历史，曾亲到麻扶访贫问老，认真调查研究。据该村父老陈昌竹（同治十三年出生，时年八十岁）、吴广治（光绪六年生，时年七十二岁）等人的口述，世代相传的歌坛创设时间是雍正十三年，而姑娘歌老艺人蒋必盛、李莲珠、周定状等人的回忆也是这个时间，李莲珠、陈正瑞等还唱出了这么一首大同小异的雷州歌作证：

雍正十三年打罢，罢了龙舟唱讴歌。脚踩实地演歌舞，唱歌更强风浪弹。

从上述情况看，说明姑娘歌在清初已经相当活跃。不然，召之则来，来之则唱，冰冻三尺，决非一日之寒，姑娘歌班之应约即来，在明之末年——或者更早已在活动了。

再据清嘉庆年雷学海的《雷州府志·礼乐》的“耕藉仪”关于“耕藉人役”便有“农童六名唱歌”的记载，“农”而“唱歌”之称为“农童”这与姑娘歌的歌姑娘的对手——相角之称为“歌童”专业有别，而善歌则一。这样，“农童”“唱歌”说明在雍正以前已经颇为流行，姑娘歌诞生于明末清初可以肯定，而麻扶歌台已是姑娘歌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记程碑。

3、班本歌诞生的年代

雷州人既大多来自福建，福建的戏曲活动在南宋之时已相当活跃，班本歌的诞生间接受其影响自在意中。明嘉靖刻印的黄佐《广东通志·风俗》中便有“雷州府于元宵‘鸣锣鼓，奏管弦，装鬼扮戏，沿街游乐’”的记载，梁成久主编的《海康县续志·坛庙》也有“明正統十一年，知县胡文亮《天妃庙祀田记》：‘碑在宫门前戏台前。’”可见雷州演戏的“戏台”与“装鬼扮戏”的戏曲活动远在明之“正統”“嘉靖”之世也已存在了。这以后，在我省戏曲活动的直接影响下，就在姑娘歌文的基础上发展而成为班本歌。

是哪一个剧种的影响呢？可能性较大的是潮剧，乾嘉年陈昌齐为班本歌编写的班本《断机教子》就是一个显证。这个班本不仅本名来自潮剧，故事情节也来自潮剧。只不过剧中的主人公，潮剧为商辂，而班本歌则是桑露，微有不同。其实，“桑露”与“商辂”在雷州话为谐声，也许是编者有意改动，使其彼此有别；也许是编者下笔“无心”，听其音而取其声。潮州话与雷州话都渊源于闽南话，“桑露”与“商辂”的音是接近的。

二是嘉庆年历任恩平、翁源等县训导的陈源江诗集（《陈源江公诗集》）中的《到遂溪》一诗便有“潮剧方残灯光暗，黎歌又展梦魂惊”之句，说明潮剧在嘉庆年便曾在遂溪县城有过演出活动。

班本歌就是在雷州人的老家——闽南以及我省的戏曲活动的直接与间接的影响下，而在姑娘歌的劝世歌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那么，班本歌究竟产生于哪个年代呢？

1956年，省抓戏剧工作的黄宁樱同志到省文艺干校作关于我省戏剧专题报告时说过雷州歌剧——班本歌在解放初期易名，是解放后才有专业剧团。这以后，抓广东戏剧工作的范、马等人先后在某些戏曲会议上固是这么说，就是1987年末编写《中国戏曲志·广东卷》时，省卷编委主要成员如莫汝城、黄镜明等人在海南岛的一次讨论会上还是这么“认为”。

1988年夏，这些同志南来海康考察之后，《中国戏曲志·广东卷》编辑部印发的《粤西戏曲考察活动纪要》虽然为“考察所见所闻的事实”而否定了“建国后才形成雷剧的说法”，却仍然“推断雷剧形成的年代为晚清”。

“雷剧形成的年代为晚清”吗？不，不是的。雷剧形成于“清之中叶”，而“晚清”之时已有八九个班头在雷州半岛等地同时频繁活动了。看看下面列举的一些资料便会明白这不是诡言耸听，哗众取宠！

第一，同治、光绪之世，雷剧的前身大班歌（或班本歌）已有沈塘、北和、迈坦、瑚村、河头、处井、迈奏、东海仔等地的汉长春、尧天乐、富以贵等八九个班头同时活动于雷州半岛各地了。班头如此其多，活动如此其盛，说“雷剧形成的年代为晚清”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

第二，根据雷剧老艺人邹晋侯在五十年代的回忆，在道光年间，大班歌曾南到海南岛的海口、文昌等地演出，与白斋班（琼剧）艺人发生过多冲突。有一次，来龙不如坐地虎，几乎全班的艺人都被打得遍体鳞伤。后来，海南与海北官府就分别立碑于海口与海安两地严禁这两个剧种的南北往来。这些往事不仅雷剧老艺人记忆犹新，就是琼剧艺人至今也有所说。可见大班歌在清之道光年间不但到过海南，还招惹了当地白斋班艺人的嫉妒，以至大打出手。说雷剧形成于晚清就不是实事求是的了。

第三、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腊月，住在海康县北和圩的大班歌艺人利用空闲时间邀约外乡艺人合作演出，由于店铺、富户拒绝提供演出费用而招致海康知县金珏明令禁止一事，还有碑文为证：

特授海康正堂加三级记录二十一次金

为严禁戏班作扰事，照得民间敬神演戏，或系神诞，或系庆贺，或祈求酬谢，皆出于民心之至诚，亦由于民情之深愿，从来未有戏班勒令演唱，藉图讹诈者也。兹访得县属北和市一带地方有外来戏班串同本地棍徒，每于年终勒令当铺、店户、居民挨次出钱演戏，稍不如意，即逞凶吓唬，讹诈钱银，实属藐法妄为，肆行扰害，可恶之极！除飭差札清道司查巡外，合行出示严禁。为此示谕该戏班及棍徒等知悉：尔等务须痛改前非，安分守法。凡当铺、店户、居民之愿否演戏，应听其便。如来邀请演唱，酌量议定价钱，依期前往。倘若不前来邀请，不得以闲散无事逐户挨家勒令演唱，稍不遂意，即逞凶吓唬，讹诈钱银。告示之后，如敢故违，仍踏前辙，肆行无忌，即许就地铺户、居民协同地保差役捆送赴案，或即赴县呈控，定当严拘尽获，从重究办。本县言出法随，决不稍宽。各应凛遵，毋违！特示。

道光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日示。

查道光二十八年的海康县知县为金珏，“道司”为设在北和圩的“清道司”，而碑文中的“戏班”指的不是“大戏班”，而是大班歌基地北和圩的艺人与外乡艺人临时组合的演出集体。因为“年终”之时，乃是戏行的淡月，活跃于县城以及较为富庶的村庄的大戏班，这时早已散班休息，艺人已各自归家度岁去了。可是这时的大班歌虽然也已散班休息，一些为生活所迫的艺人自由组合起来演出几晚以博升斗之资以糊其口，这在北和圩这个雷州歌班基地来说，乃常见之事。禁令中也曾以“每于年终勒令当铺、店户、居民挨次出钱演戏”为词，即足证明。

这一石碑就是一个活见证，道光之年大班歌已经存在。说“雷剧形成的年代为晚清”，就违反这个事实了。

第四、岭南三大清官之一的陈瑸，他有一个孙子叫陈源江，是嘉庆六年（1801年）举人，历任恩平、兴宁、新兴、翁源等县训导，他的诗集（《陈源江公诗集》）有一首《到遂溪》诗：

雷郡启行第二程，离乡渐远客思清。秋深略见风霜气，市近常闻砧杵声。潮调方残灯光暗，黎歌又展梦魂惊。孤心忽忆城名遂，应慰悠悠万里程。

诗中的“潮调”与“黎歌”正好说明清之嘉庆年间遂溪县城在演唱潮剧与大班歌——黎歌，大班歌——班本歌不是已经存在了？怎么能说“雷剧形成的年代为晚清”呢？这一说法能取信于人？

第五、是清末民初时人的海康优贡生，又是雷阳中学教员的黄景星在撰写的《雷州歌谣话》一书的“杂体章第四”中论述“班本歌”时说：“班本歌大约起于清之中叶。”他还提出不少根据以说明这一问题。

一、为乾隆、嘉庆间海康名翰林陈昌齐曾为班本歌编写过班本：“今所传者以《断机教子》一韵为最古。其中平仄多有不甚协调处，且全什多近文言，古节古音，断非晚清所能摹拟。世传观楼先生手泽，想或当然。”

黄景星这本书是探讨雷州歌的专著，可谓前无古人，论述全面，古体雷州歌与今体雷州歌固然谈到，就是口头歌、情义歌、榜歌、姑娘歌以及班本歌都分门别类，条分缕析，面面俱到。他认为班本歌“起于清之中叶”，那就相当于清之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前后。他列举班本歌传世班本最古一齣为《断机教子》，并肯定为陈昌齐的作品。

二、在评价班本歌的班本时，他说“不论全本、出头，总以道咸以前者差可人意。全本如《铜钹记》、《玉明宝袋》，出头如《玉堂春》、《真假状元》等皆是”。这些班本今天还可找到，既是“道咸以前”的“班本”，那就说明在“道咸以前”班本歌已经存在了。

如果把这些问题和嘉庆年陈源江的《到遂溪》诗、道光年北和禁戏碑以及道光年班本歌艺人在海南演出被白斋班艺人殴打等等事件联系起来看问题，那么，班本歌在“道咸以前”已经盛行就更为清楚，说它“形成的年代为晚清”就深觉其毫不足信了。

黄景星氏谓“班本歌大约起于清之中叶”的看法是正确的，是有足够根据的。

一是“道咸以前”的“班本歌”不仅有以上所说的演出活动的时间、地点和有关事件，且有演出班本如《铜钹记》、《玉明宝袋》、《玉堂春》、《真假状元》等等。这些班本已有“全本”或“出头”之分，不仅说明它不是一般“歌册”，且说明“道咸以前”班本歌已经有很正常的日夜场演出了。

二是陈昌齐为班本歌编写班本《断机教子》，也可以说明“班本歌大约起于清之中叶”。

陈昌齐生于乾隆八年（1743年）而死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是乾嘉年间一位书无不读而艺无不精的学问渊博的学者。他名驰京师翰苑，勘校《永乐大典》有他一份，编校《四库全书》也有他一份，生平擅长天算而又精于地理，文学、训诂、声韵，著作无虑教百卷。这么一个名闻全国的著名学者为什么也编写起班本歌的班本来呢？

陈昌齐是封建时代的士大夫，封建思想之深是可以理解的。他所以写作《断机教子》，是有他的思想基础和写作动机的。他在《海康县志·列女》的序言中，已称“妇以节见……此为巾幗之烈士”，在《雷州府志·列女》的序言里更写得分明：“夫其空帏寂守，夜哭无闻，……玉见火而不枯，柏经霜而愈劲；蓼虫习苦，桂蠹忘辛。溯其遭逢，尤堪欷歔。其或未经奠雁，辄作孤鸾，虽中庸不可能，而节操未易及，君子论世，盖亦难之。”陈昌齐对节妇的志操不仅十分同情，而且推崇备至，《断机教子》中女主角刘小姐正是“未经奠雁，辄作孤鸾”而又“冰霜其质”的节女，他写作这个班本的指导思想是十分明确的。

昌齐的从弟昌敬曾邀请艺人演戏以改变他母亲与庶母的不睦关系，这是促使昌齐写作这么一个剧本的主要动机。梁成久的《海康县续志·陈之元传》有这样一段记载：

“昌敬……廩贡生，……性孝友，庶母翁失惠于昌敬母，所生子昌蒲数岁，母疾之几不能容，昌敬婉怡几练。母喜观剧，为招扮演簪室之不得于女君，庶子之不容于嫡母，终能以顺孚，以孝格者。母感其诚，遂与庶谐，抚其子如已出。”

昌敬在京师翰林院的四库馆任缮录多年，昌齐与之相处，必知其事，写作这样一个剧本就更为可能了。因为《断机教子》这个戏的嫡庶关系“顺”，庶子与嫡母的关系也正好以“孝”相始终。黄景星“想或当然”的推断是对的，《断机教子》真乃陈昌齐的“手泽”。

从以上列举的种种资料看，“班本歌大约起于清之中叶”的论断，事实累累，证据凿凿。

雷剧，“雷剧”“形成”于“晚清”之说就不符合这个剧种百多年来的发展历史了。然而，如此分明的雷剧发展史，却被“否认”，而如此武断的“雷剧形成的年代为晚清”，却被肯定下来，实在不可理解，实在不能为人接受！

尤其令人不能已于言的是：“道咸以前”已经屡演不衰的《铜钹记》、《玉明宝袋》、《真假状元》、《玉堂春》等班本竟说这“仍是歌本，尚难称之为剧本”，因而，“未能作为雷剧形成的剧本的物证”！

《铜钹记》就是《陈世美》，这个戏在解放前固是大班歌经常演出而为群众——尤其妇女所欢迎的传统剧目，艺人演出的就是按照旧歌本一字不漏地演唱。1954年海康县代表队参加粤西区戏曲汇报演出的剧目《闹宫》也是按照《铜钹记》中的《闹宫》一折演出的。说这样的班本“仍是歌本，尚难称之为剧本”固错，说它“未可作为雷剧形成的剧本的物证”就更为强词夺理，不可思议了！

看来，《中国戏曲志·广东卷》的编委们对雷剧的了解依然不够。1988年夏的“考察”虽已改变了1987年末在海南岛讨论会上所坚持的“建国后才形成雷剧”的错误说法，可在“考察纪要”中却又给雷剧另加“雷剧的形成年代为晚清”的不公允论断。

不过，“改”也好，“加”也好，雷剧从一般民歌发展为地方戏曲的历程毕竟线索分明，年代清楚，资料充足，证据确凿，历史自会有它的公正评价。改变1956年“建国后才形成雷剧”的错误说法要“三十二年”——自1956年直至1988年，而改变“雷剧的形成年代为晚清”这一新的武断，也许不一定需要再一个“三十二年”！

我深信，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认可如下一些问题：

一、《铜钹记》、《玉明宝袋》以及《玉堂春》、《真假状元》等班本确是“道咸以前”班本歌的“全本”或“出头”的演出本，决不是什么“仍是歌本”。

二、清嘉庆年当过恩平、翁源等县训导的陈源江的《到遂溪》一诗的“潮调方残灯光暗，黎歌又展梦魂惊”的确摘自《陈源江公诗集》，“黎歌”——班本歌当年的称呼，在遂溪县城的演出，说明它的“存在”不能无视。

三、清道光年大班歌——班本歌在海南岛演出而被白斋班（琼剧）艺人殴打致伤的事件海北海南两地的艺人都有其说。

四、清道光二十八年北和圩的海康知县金珏发布的严禁戏班演戏碑确有其事，而碑文的发现者乃五十年代北和中学教师高万，六十年代为湛江专区艺术学校雷剧实验班招生的陈湘、宋锐两人都曾在北和圩公路沟边验证过。七十年代的北和中学教师宋国恩还再次校对过碑文。

五、清同治、光绪年间，雷州半岛各地已有尧天乐等八九个大班歌的班头在同时为群众演出，已有一定的台期——不同的神庙，便有不同的演出时间。

六、清末民初时人黄景星编写的《雷州歌谣话》一书至今尚存，书中不仅论述雷州歌，还把“班本歌”列入“杂体章第四”专题深究，并着重指出“班本歌大约产生于清之中叶”。

七、乾隆、嘉庆年间，以学问淹博而蜚声京师翰苑的海康县翰林陈昌齐，曾为班本歌编写过《断机教子》一剧，这一剧本至今仍继续流传。